

“解放者”的解放者——博利瓦尔的老师

罗德里格斯

程 洪

人们对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著名领袖西蒙·博利瓦尔都很熟知，但对“解放者”的解放者西蒙·罗德里格斯的名字却会感到陌生。罗德里格斯是拉丁美洲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他曾当过博利瓦尔的家庭教师，对博利瓦尔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独立战争尚在酝酿之时，罗德里格斯就首先从思想上解放了博利瓦尔本人。正如博利瓦尔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您（指罗德里格斯）培育了我为自由、正义和伟大壮丽的事业而奋斗的心灵。我已走上您给我指引的道路。您是我的引路人”。

一 年轻而负盛名的教育家

西蒙·罗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z 1771—1854年)，委内瑞拉人。他是孤儿院的孤儿，早年生活十分贫寒，少年时代酷爱读书，富于理想，青年时期曾当过见习水手，游历过西班牙、法国和德国，这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对其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亲眼目睹了法国大革命，博览了

为这次革命造舆论的启蒙学者的著作。其中特别使他着迷的是法国18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卢梭的著作《爱弥尔》。这是一部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作品塑造了一个虚构的贵族子弟爱弥尔逐渐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崇尚理性、独立思考、自食其力的典型，并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陋俗与偏见。这部书对罗德里格斯发生了重大影响，他决心将卢梭所阐述的思想加以传播并用于实践。他回国后曾在加拉加斯主持一所公立学校，该校学生大多为名门望族子弟。1794年，他勇敢地向市议会递交一份雄心勃勃的改革教育制度的建议书，题为“加拉加斯初等学校目前的问题及进行改革建立新学制的设想”。其意义之大，就如同委内瑞拉历史学家奥古斯托·米哈雷斯所评价的那样，他“在国家取得政治解放之前就在某种程度上谋求精神解放了”。

在此之前，已颇有名气的罗德里格斯就已担任了博利瓦尔的家庭教师，开始了对未来的“解放者”的最初教育，向他讲授启蒙

这场斗争到1958年夏才算结束。共划右派分子55万2千余人。这些人被定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党、团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对工作人员，有的降级降薪，有的开除公职，有的被送往农场，有的留本单位劳动。此外，还有更多人被划为“中右”，其中，是预备党员的被取消了资格，是党团员的受了处分。在此后20多年里，凡被内定为“右派”和“中右”的同志，一直在不断遭受批斗、批判与打击，身心都受了摧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其

严重后果，它打击了一大批我国急需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失去了发挥应有作用的机会，从而延缓了我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在政治上还开创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先例。

1959年——1964年，中央曾先后分五批给右派分子的多数摘了右派的分子帽子，但没有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中央摘掉了全部右派的帽子。后又经过两年细致的复查，到1981年底，在55万被划为右派的人中平反改正了54万余人。给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并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学者的思想,这对博利瓦尔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1797年,罗德里格斯因参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革命活动被捕入狱,获释后又被迫流亡美国和欧洲,改名为塞缪尔·罗宾逊,继续从事教育活动,并热心倡导革新教育制度。不论他走到何地,都为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而勤奋工作。

1823年,当博利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罗德里格斯回到了故乡,协助博利瓦尔从事一系列教育改革,在解放后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创办新型学校,普及教育,直至博利瓦尔去世。

罗德里格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其最大贡献莫过于对博利瓦尔的精心培养,使博利瓦尔成为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所瞩目的“解放者”。

二 “万能老师”与他的学生

罗德里格斯21岁时开始担任博利瓦尔的家庭教师。他发现他的学生的条件与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对受教育儿童的要求基本符合,因此决定对博利瓦尔进行严格培养。他在教育中首先训练博利瓦尔自立于社会的精神,使其摆脱传统陋习,目标是将他培养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物。罗德里格斯学识渊博,在多方面都对其学生有较大影响,因此被博利瓦尔誉为“万能老师”。

尽管他是兼任博利瓦尔的家庭教师,但他没有忘记自己在博利瓦尔家中的地位——抄写员,他小心谨慎地把自由和唯物主义的革命思想灌输到他的学生的头脑里,而不致让这个家庭中具有顽固的传统主义思想的人发现。

在教学过程中,罗德里格斯总是循循善诱,从不急于求成,使学生在自然状态中接受知识,树立起信仰。他还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学会忍受未来必将承受的打击,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认为,吃苦是学生应该学会的和最需要掌握的本领。

罗德里格斯用卢梭教育法来培养学生的优秀品格,同时,他在博利瓦尔的头脑中扎扎实实地注入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罗德里格斯在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坚决反对死记硬背和墨守成规的教育方式。为使博利瓦尔长大后具备进一步学习和独立工作的本领,除传授知识外,还特别强调学生要认识并达到这一点,即现在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取得知识的才干,使自己在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对不熟悉的问题也能进行独立的判断,并使自己的思想在自由发展中能解决其它一切问题。这种教学方法对博利瓦尔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罗德里格斯还特别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为使博利瓦尔具备强健的体魄,每天带他到草坪上跑步、做游戏和跳跃100次。经常的体育锻炼使这位未来的成就大事业者身体强健、精力充沛。

罗德里格斯流亡欧美后,博利瓦尔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的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1805年他们终于在巴黎又见面了。在此期间,罗德里格斯以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对这位年轻人继续进行教育,把一个伟大人物应具备的全部素质向博利瓦尔讲授,并用1804年12月拿破仑加冕称帝的事例来启发学生:必须为自由、为新世界的命运而战斗,并使博利瓦尔开始认识到自己由于妻子的不幸去世而产生的绝望是错误的。他对博利瓦尔讲,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除了爱情,还别有天地,致力于科学或献身于宏伟的事业也是非常幸福的。在这关键时刻,罗德里格斯给他注入了新的生活力量和伟大的启示,使他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值得纪念的日子到来了。1805年8月15日,老师和学生在罗马的萨克罗山游玩时,学生当着老师的面发誓:“誓死解放祖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博利瓦尔终于实现了这一誓言。如果说罗德里格斯在委内瑞拉对少年时期博利瓦尔的教育是第一次在思想上对未来这位“解放者”的解放,那么,他在欧洲期间对青年时代博利瓦尔的教育则是第二次思想上的解放,这一次是更彻底的解放,并把博利瓦尔推上革命的道路,终于使他成为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者”。

三 “解放者”心目中的老师

博利瓦尔的一生中取得了无数的荣誉和极高的地位,但他总认为这是他的老师启发的结果。在博利瓦尔眼里,他的老师是个十分风趣、智慧超群的奇才,是位能在轻松气氛中给人以教益的好老师。博利瓦尔总是请老师指导他读书,并把书读活。

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博利瓦尔也要从百忙中给老师写信。他曾写道:

我的老师,尽管您同我相隔甚远,您定会关心地注意我的,您定会十分注意我所跨出的步子,而我前进的脚步都是早就经您指点过的。您在我的心灵中唤起了我对自由、对正义、对一切伟大和美好的事物的向往。

他还在致罗德里格斯的信中说:

我一直遵循着您为我指出的道路。虽然您身居欧洲某处海滩,但您仍是我的领路人。您想像不到您对我的教诲多么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你给予我的赠言,我连一个逗号都没有去掉,我一直牢记着您的话,把您的话当作可靠的指南。

罗德里格斯比博利瓦尔大12岁,但他们深厚的师生情谊并没有因为博利瓦尔成为总统而中断,并一直保持到博利瓦尔去世。

由于罗德里格斯的教育对博利瓦尔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博利瓦尔在其以后的生涯中一直十分重视教育,重视教师的工作。他认为教育是建立一个新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国家的生存取决于教育。全力支持、促进和鼓励教育事业在博利瓦尔执政纲领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他采取了种种具体措施,从1819年到1829年,他先后发布了40余条有关教育的命令和决定。他对教师更是敬重,认为教师没有私心,热爱祖国,牺牲

了休息和自由活动,辛苦地为国家培养公民。他们培育出来的公民定会保卫国家,使国家变得开明、尊严和美好,并为国家孕育出像他们自己一样高尚的下一代。这样的教师无疑是有功劳的,值得人民尊敬,值得政府重视,政府应该予以鼓励和赞誉。

博利瓦尔这些闪耀着伟大思想光芒的话语,是他从实际生活中得到的,也是与他的老师罗德里格斯的教导分不开的。无论博利瓦尔在会议厅的演讲台上,还是在办公室的桌子旁,或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都有一个思想的精灵跟随着他,指引着他向前迈进。这个思想的精灵就是西蒙·罗德里格斯。

四 罗德里格斯的遗恨

罗德里格斯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又是充满幻想和工作乐趣的一生,更是执着地奋力实现其理想的一生。“解放者”博利瓦尔去逝后,罗德里格斯生活十分艰难,年事已高,但他向社会疾呼要注视教育。他说:“一个不考虑自己行将入土而是怀着荣誉感的老人提出的意见,谁知道是否足以使美洲人睁开眼睛,注意看看自己后代的命运,也顺便看看自己的命运呢”?83岁高龄的罗德里格斯带着一些无处发表的遗稿,怀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孤寂情感和对当时政府轻视教育的遗恨,离开了这个最终不理解他的世界。

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辞别了世界,但其伟大业绩和深邃思想决不会因肉体的消亡而烟消云散的。人们没有忘记持剑的“解放者”博利瓦尔,同时也不会忘记这位抱经的“普罗米修斯”。如果人们将博利瓦尔尊称为“解放者”,那么我们用“‘解放者’的解放者”来尊称罗德里格斯,不也是很恰当的吗?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第六次学术讨论会举行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第六次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7月18日至21日在吉林省延吉市举行。来自东北地区和全国其它省、市的1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就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中日关系史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铃木隆史等日本学者也应邀参加了本届讨论会。

(任知初)